

# 中国手语概述

赵参勋\*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手语是一种自然的、成熟的视觉空间形态语言。该语言主要由文化上的聋人开发和使用, 与任何语音(即, 听觉)语言一样复杂。它具有从语音、形态学到口语语法的所有语言学特征。手语作为一种独立语言的研究开始于 William Stokoe (1960) 对美国手语的研究。将语言框架应用于美国手语, 他证实手语在语音学、句法等方面符合语言标准。手语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因为他的理论已经被其他国家手语充分确立。中国有自己的手语, 也称为中国手语。中国手语有几个地区变体或方言, 北(北京)和南(上海)版本构成了中国最常用的两种方言。中国手语的研究目前相对处于孵化阶段。本文概述了中国手语研究的现状, 从而扩大了汉语语言学的范围。中国手语本身的研究将加深对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 也将通过与汉语的比较研究来提高对汉语的理解。此外, 中国手语与其他手语的比较研究有望在未来进行。

**关键词:** 手语; Stockoe (1960); 中国手语; 中国语言学; 手语语言学

**DOI:** [10.57237/j.cll.2023.05.002](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3.05.002)

## Overview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

Charmhun Jo\*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f Sign Language as an independent language began with William Stockoe (1960)'s study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Applying linguistic frameworks to American Sign Language, he confirmed that Sign Language meets linguistic standards in phonetics, syntax, etc. Sign Linguist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linguistics as his theory has been fully established by other sign languages. The study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 is relatively in the incubation stage now. In this paper, I outl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Chinese Sign Language, thu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 itself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al language and als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Spoken Chines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Spoken Chinese. Furthermore,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Sign Language and other sign languages is expect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ign Language; William Stockoe (1960); Chinese Sign Language; Chinese Linguistics; Sign Linguistics

### 1 引言

手语 (Sign Language) 作为一门独立语言, 它的研究始于 William Stokoe (1960) [24] 对美国手语 (ASL:

American Sign Language) 的研究。他把语言学的结构分析运用到美国手语分析中, 并证明了手语在语音学、

\*通信作者: 赵参勋, [jch337@hotmail.com](mailto:jch337@hotmail.com), [jch337@swu.edu.cn](mailto:jch337@swu.edu.cn)

句法学等各方面都符合语言学的标准。对美国手语中的手形（handshape）、方向（hand configuration/orientation）、位置（location）、运动（movement）和非手控信号（non-manual signal）等特点的 Stokoe 之基本分析，至今仍被认可为手语音位/音韵学的模型。目前他的理论已与聋人教育、聋人语言习得及神经语言学等领域相结合在一起，完全确立了手语的语言地位。从而手语语言学（Sign Linguistics）也成为了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虽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手语研究相对落后[11]，但目前，中国手语音学和音位学的研究初见规模，手语句法学和语义学也有零散的研究[10]。并且中国政府和语言学家也逐渐重视手语研究。在此，本稿概述了中国手语和中国手语的研究概况，并旨扩展汉语语言研究的视角。

## 2 研究历史

中国手语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00 年前，像许多其他手语一样，它还辅以教育用途的人工手语[27]。中国手语的起源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其中包括一些带有面部表情的符号，摘自聋人和有听力的人在家里使用的交流，并在邻里之间分享[25]。1980 年，中国聋人协会领导起草、讨论并制作了《聋哑人通用手语图》，以统一中国各地域的自然手势的变体。Yau 在 1977 年将《中国手语：中国聋人标准手语词典》译成英文，并配以图片说明和音韵分析，在香港和巴黎出版。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手语语言特征的文献，确定了 41 个手形，12 个位置和 10 个动作。1986 年，上海两位聋人教师，傅逸亭和梅次开出版了第一本中文书籍《聋人手语概论》，描述了中国手势语的词语和句子结构[2]。他们发现，汉语词汇项的构成在象似性、指示性、象形、象声词、联想词和借词等方面与汉语的六种构词方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词汇层面上，叶立言（1990）[18]和闻大敏（1992）[15]分别讲解了中国手语词汇符号的产生。龚群虎（2005）[3]认为手语可以根据语言学的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比如从词源来看，可以分为借词和非借词；从常用性来看，可以分为基本词和一般词；根据语法功能又可分为名词和动词等。顾定倩（2005）[6]将手语词汇分为手指字母类基本词和手势类基本词，并详细划分了两类基本词的共计 50 种动作类型。

此外，Yang & Fischer (2002) [27]分析了中国手语中否定的形态特征和语法特征，发现除了否定的面部

表情外，主导手或头部的动作否定也是表达否定的主要特征。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范式：由小指的延伸驱动来表达否定，并与拇指的延伸范式形成极性对立，分别代表坏与好。虽然在中国手语和汉语口语中发现了一些形态学上的相似之处，但这项研究也表明，空间语法的使用使得中国手语可以使用汉语中没有的形态学特征，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这一点使得手语有别于其对应的口语。吴铃和李恒（2012）[16]通过研究中国手语中的隐喻现象，提出了中国手语中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共有上下，前后和左右三种类型的时间空间隐喻。最近，赵晓驰等（2017）[20]进行了对国家手语词汇语料库建设与使用的研究，为中國大陸地区第一个手语词汇语料库，采集了九个地区共六万多个手语词视频，语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语料库网站提供了手形检索、汉字检索、拼音检索、笔画检索、英文检索共五种检索方式，具有方便友好的交互界面和远程实时访问的查询功能。但他们也认定该语料库还存在一些不足，今后需要扩大语料采集的地域、聋人和词汇范围，完善采集方法和标注信息，提供自然手语句例和用法说明，加强拍摄效果和网站功能，并增强聋人的参与，以全面提升语料库的水平和质量。

## 3 手语教育，标准化与社会地位

据中国残疾人基金会 2018 年全国残疾人普查报告，中国大陆全国聋哑和重听人群约 3000 万人。Smith (2005) [23]报告了中国台湾聋哑人口约 3 万人。在中国聋人或重听人士、手语翻译人员、聋人教师以及其他从事中国聋人工作的专业人员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使用到的媒体、公共场所都会正式使用中国手语。从 1970 年至 1990 年间，大多数失聪儿童在当地的聋人学校学习汉语，并将其传给下一代，而学校因地域和文体内容会有所差异。自 1996 年起，中国大陆学者接触到西方国家的手语语言学和手语双语教育的信息，从而开始采用了他们的教育方法[21]。在聋人学校或学习国家标准手语的培训班中，手语通常与口语和书面汉语一起教授。Yang (2008) [25]研究发现，在聋哑双语学校中，语言接触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在聋哑双语学校中，使用汉语和书面汉语作为教学媒介，两种语言之间发生自然接触。然而，这种语言接触的情况只有当一个失聪儿童有很强的手语母语基础时才会成功。有了这种自然语言，孩子就掌握了通过手语处理另一个语言的能力，并能

够相应地发挥作用；如果失聪儿童没有第一语言的中国手语为基础，并且试图同时精通两种语言的使用，语言接触一般不会成功。成功的手语双语还需要接触聋人成年人的语言作为榜样。

中国手语是中国大陆聋人群体使用的一种视觉空间语言[28]。它也被用作一个涵盖自然手语、自然手语系统、汉字符号和汉语拼音（用手指拼出每个汉字的发音）的总称[26]。中国手语包含大量的区域变体。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种区域性的中国手语：北方方言手语（主要指北京）和南方方言手语（主要指上海）。所有区域性手语之间的主要区别在词汇层面，词汇手语是由当地聋人创造的，他们用不同的手势来表达相同的意思[4]。Fischer & Gong (2010) [22]的研究表明，北方聋人比南方聋人更多使用基于汉语词音的汉语口型和借词手势，并且更多地受到汉语词序的影响。比起北方手语，南方手语更多使用基于视觉的手势和面部表情。而如同口语的标准化政策，今后预计政府将对中国手语也会进行标准化。中国手语词汇的修改尝试与手语政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手语一直作为残疾人支持系统和媒体的资源所使用，但没有被认可为一种独立语言，或者被纳入到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虽然手语双语项目对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自然手语在中国聋人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它被认为是一种沟通选择，而不是语言权利。可以说，在中国大陆手语的语言资格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公认。否认手语语言资格的人认为，手语只是有声语言的代用品，是从聋校教学衍生出来的学习汉语的一个工具，聋人手语的词汇、语法就是汉语的词汇和语法[1]。肯定手语语言资格的人认为，手语在结构和功能上都符合语言的特征[17]。尽管大陆学者对手语的语言性质存在很多争议和疑虑，但这并没有影响学者们对手语语言学的探索和研究。在国际手语语言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手语研究越来越多地深入到语言学领域[11]。

## 4 音位学：手语结构与手形

跟其他手语一样，在中国手语中，一个符号单位（sign，手势）通常被认为有五个参数：手形，位置，方向，运动和非手控特征包括面部表情等。描述一个手势，需将各要素的参数值组合起来。一般来说，这就与手语语音学或音位学有关。其中，手形是手语手势构造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语的手形确定了，

那么动作、方向、位置等要素的研究就可以顺利地展开，也将促使中国手语的符号转写规则更加系统、精确和完善。因此，手形研究既是手语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相关研究的铺垫。手形同手势一样，也有自己的结构，即手指数量、手指组合和手指形态。

骆维维（2008）[11]通过分析《中国手语》（2007，华夏出版社）中的 5056 个词汇，共识别出 61 个手形。根据手形的结构，中国手语的手形按照手指的数量可分为五类，即一指手形、二指手形、三指手形、四指手形和五指手形。总之，中国大陆手语的手形丰富，在形态上有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受汉字影响，中国手语融入了很多仿汉字和书空汉字的手势，这是中国手语区别于他国手语的手势构成特点[11]。而且，在他的研究表明，中国手语各手形在手语词中的频率有差异，在整个手语中，只有少数几个手形在频率上占优势：2-伸，五-并，五-伸，五-D 等手形。这些手形之所以在频率及构词能力上有差异，可能与手形的复杂程度或难易程度有关，越是形态复杂的手形，就越不容易打出，人们在创造手语时，会选择比较容易的手形，因此影响了这些手形的频率及构词能力[11]。

## 5 形态句法学

手语里的类别词（classifier），香港手语研究者翻译为量词。大陆的手语研究则多使用“类标记”。在手语中，手语使用者通常会用类标记（classifier）对事物进行标记和理解。中国手语者自然地使用各种手形来描述食物的形状和大小，在叙事中代表一个实体，展示工具的使用，使主体视觉化，并在手语空间中创造隐喻[9]。何佳（2011）[7]分析了中国手语中的天津方言手语中的动词类标记，发现整个实体类标记手形可以作为类标记的对象动词时，一组高度标志性的工具类标记手形可以在一个类标记谓词中包含整个实体类标记和处理类标记。代表身体手势也是一个重要的量词，它可以作为句子的主语，与量词的谓语一致。非手控特征（如面部表情）在类标记谓词结构中起状语作用。吕会华（2019）[12]详细介绍和整理了关于中国手语的类标记的手形例，类标记分类，类标记使用特点和类标记的功能。他把类标记分为六种。1)语义类标记（SEM）：指称物体的基本意义，如车辆，动物，人类和昆虫。2)状标类标记（SPSS）：指称物体的视觉集合特征，如大小，形状及微量等资料。3)描摹类标记（TRACE）：指称物体的微量规模，亦即物体的视觉集

合特征。4)操作类标记(HANDLE):这类手形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手怎样操作不同形状,大小的物体。5)触碰类标记( TOUCH):描述人类的手怎样触碰被指称的物体。6)身体类标记(BODY):手语者全身及身体其中一部分成为独立的语素以作为物体的支称对象。

手语类标记是手语的一大特征,与其他手语一样进一步了解中国手语的类标记问题不仅可以提供认知语言学一个很好的研究材料,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语言问题。

在中国手语中,单数人称代词的手形为"D"(食指),复数人称代词的手形为"V"(数字2的手形)。食指指向一个位置,如手语使用者的胸部(代表第一人称),手语使用者的对面(代表第二人称),以及手语使用者的侧面(代表第三人称的位置)。如果D形手变成B(平手),再加上扫的动作,新的代词就是复数。

对手语教学中的动词,一般可以分为三类:普通动词(如"喜欢")、一致性动词(如"给")和空间动词(如"抓住")。倪兰(2007)[13]增加了第四个类别"双向动词"(如"沟通"),她证实了中国手语中的方向性与其他手语一样重要。一致性动词的运动方向标志着主语和宾语,或宾语的位置。在讲故事和对话中,动词的动作经常被修改,以包含方向和礼仪。面部表情和口型经常被用作副词来描述动作动词。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手语中的词序(word order/sign order)是灵活的。中国手语的基本词序是主-宾-动(SOV)或名-名-动(Noun-Noun-Verb),有时也会使用主-宾-宾(SVO)词序[5]。Yang & Fischer(2002)对否定句进行了分析,指出否定符号经常出现在句末。他们还描述了反义疑问句"好还是坏?"附在陈述句后,以标记疑问句。这类问题用于提出要求或请求许可。主题评论结构通常显示在中国手语语句、描述和命令中。此外,还有一些与书面汉语语序相反的语序模式包括两个名词(主语和宾语)出现在动词之前,主要名词出现在描述性词汇之前等[14]。如果一个手语者一直遵循汉语语序来组合词汇符号是不合适的。汉语口语与手语在情态和主要使用者特征上存在差异。

## 6 语义学

最近对中国手语,基于认知语言学或隐喻的研究越来越多。徐铁卫(2004)[19]研究了中国手语的概念及内涵。他表明,在中国手语的研究中仍然存在概念模糊和称呼混乱现象,在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表明了中

国手语称呼的唯一性。吴铃和李恒(2012)[16]通过分析中国手语中的时间空间隐喻,表明了中国手语中的时间空间隐喻发生的理据性和动因与汉语大致相同,均符合认知语言学中提出的"体验性"观点。但也应同时看到,中国手语和汉语对某些时间空间隐喻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前者缺乏"未来在后-过去在前"的隐喻表达。因此在对聋人进行汉语教学时,应当着重理清两种语言的不同,以更有效的教学方式提高聋人的汉语水平。侯晓洁(2019)[8]也以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分析了中国手语的时间及空间隐喻问题。他表明手语表述具有规范性,但时间空间的表达,一直是手语最难表达的部分。他提出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手语中时间空间的表达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 7 手语语料库的建设

语料库(corpus)是收集特定自然语言并进行科学编辑的语言数据库。以往的大部分语言学家假设特定语言母语者对其语言的意义和形态有着最出色的直觉,但语料库语言学家没有依赖外教的能力和直觉,而是更信赖从语料库中提取的资料的频率。语料库包含大量语言资料,语言学者们可通过语料库资料验证自己研究的假说。目前手语使用与研究急需创建优质的手语语料库。其原因如下:首先,对手语的研究与一般语言研究相比,其历史较短,因此很多语言问题还没解决,包括词汇化和语法化相关问题。手语语料库可以观察手语的变化。其次,手语中有许多地方语和方言。语料库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异的模式和作用,并能记录和记述这些珍贵的资料。另外,手语没有广泛通用的文字体系,因此,如果聋人社会的规模变小,就无法向下一代传递手语。手语语料库的构建可以记录国家社会的手语,并帮助下一代聋人和一般人储存手语资料。目前,手语语料库研究主要由英国、德国、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最近,中国政府也对此非常关注并开始着手研究。

赵晓驰等(2017)[20]报告了中国手语词汇语料库的建设情况与使用方向。在中国手语词汇语料库建设的过程与方法上,他们首先考虑了地区选择问题。汉语地区,他们选择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烟台、哈尔滨、成都、广州八个城市,少数民族语言地区,他们选择了拉萨。

关于语料库被调查聋人的选择标准,国际上有大体一致的做法:手语的学习年龄不晚于8岁,最好是3

岁以前;接受聋校教育,最好是住校生;每天都使用手语;身份上认同聋人文化[20]。赵晓驰等(2017)[20]表明,目前聋人参与了语料库的全部工作,包括词表选择、词义与手势讨论、手形分析、视频拍摄、网站建设等,但其参与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其实,除了扩大聋人调查范围以外,还应让广大聋人从事 ELAN 软件的分词工作,语料语言学信息的标注工作,自然手语句例的示范和转写翻译工作等等。最后,他们对中国手语语料库的重要性和使用方案强调:中国通用手语词汇标准的研究,中国手语词汇的方言变体研究,手语与汉语的接触影响研究及手汉双语现象研究,手语词汇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手语词汇理据与聋人文化的研究,手语词典编撰与手语教学研究,等等,都可以凭借语料库的成果得到快速发展。

## 8 结语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手语和中国手语研究的现况进行了大致的了解。William Stokoe (1960) [24] 对美国手语的研究以后,手语语言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手语已经在各个国家取得了合法的语言地位。虽然在中国,手语语言学才刚刚起步,手语的语言学地位并没有稳固,中国手语作为人类自然语言的地位与其他手语一样明确,最近中国手语词汇语料库构建等对中国手语的研究也日益发展。然而中国手语在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等等的研究还只是有所涉及,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细化。目前,从语言学角度来看,需要查明的课题堆积如山。因此,需要国内外语言学者的关注。对中国手语的研究本身将加深对人类语言的理解,而且通过与汉语的比较研究,大大提高对汉语的理解。另外,今后对中国手语和其他手语进行比较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领域之一。

## 参考文献

- [1] 戴目(1996),《多国手语拾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 傅逸亨,梅次开(1986),《聋人手语概论》,上海:学林出版社。
- [3] 龚群虎(2005),《中国手语的测试与评估的问题》,手语论坛(2005年8月北京)。
- [4] 龚群虎(2005),〈手语问题讲话〉 吴安安,沈玉林,褚朝禹编,《双语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39-60. 北京:华夏出版社。
- [5] 龚群虎(2009),《聋教育中手语和汉语问题的语言学分析》,《中国特殊教育》03: 63-67。
- [6] 顾定倩(2005),《《中国手语》书词汇类型的研究》,手语论坛(2005年8月北京)。
- [7] 何佳(2011),《天津手语的工具动量词研究》,《当代语言学》13(2): 144-152。
- [8] 侯晓洁(2019),《试论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手语的时间及空间隐喻》,《黑河学院学报》1: 140-141。
- [9] 李线宜(2010),《上海手语类标记结构调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 [10] 刘润楠(2005),《中国大陆手语语言学研究现状》,《中国特殊教育》5: 26-27。
- [11] 骆维维(2008),《中国手语手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
- [12] 吕会华(2019),《中国手语语言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13] 倪兰(2007),《中国手语动词方向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 [14] 孙翰林(2003),《聋人手语句法研究》 何静娴编,《手与聋》,177-180,北京:华夏出版社。
- [15] 闻大敏(1992),绪论. 朴永馨编,《中国手语教学辅导》1-24. 北京:华夏出版社。
- [16] 吴铃,李恒(2012),《中国手语中的时间空间隐喻》,《中国特殊教育》12: 25-29。
- [17] 余敦清(2006),《论“聋人母语”》,《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5: 7-11。
- [18] 叶立言(1990),《聋校语言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 徐铁卫(2004),《中国手语的概念及内涵》,《中国特殊教育》2: 9-12。
- [20] 赵晓驰,任媛媛,丁勇(2017),《国家手语词汇语料库的建设与使用》,《中国特殊教育》1: 43-47。
- [21] Callaway, Alison. 2000. Deaf Children in China.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 [22] Fisher, Susan & Gong Qunhu. 2010. Variation in East Asian sign language structures. In Diane Brentari (ed.), Sign Languages (Cambridge Language Survey series), 502-5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3] Smith, Wayne H. 2005. Taiwa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an historical overview.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2): 187-215.

- [24] Stokoe, William C. 1960. Sign language structure: An Outline of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American Deaf. Studies in linguistics: Occasional papers No. 8. Buffalo: Dept. of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Buffalo.
- [25] Yang, Junhui. 2008. Sign language and oral/written language in deaf education in China. In Carolina Plaza Pust & Esperanza Morales-López (eds.), Sign bilingualism, Language development, intera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sign language contact situations, 297-33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26] Yang, Junhui. 2011. Social Situations and the Education of Deaf Children in China. In Gaurav Mathur & Donna Jo Napoli (eds.), Deaf around the World, the impact of language, 467-4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7] Yang, Junhui & Susan D. Fischer. 2002. Expressing negation in Chinese Sign Language. Sign Language & Linguistics 5(2), 167-202.
- [28] Shun-chiu. 1977. The Chinese Signs, Lexicon of the Standard Sign Language for the Deaf in China. Hong Kong & Paris: Lang. Crois é.